

作品卷

10

张俊彪 文集

第
拾
册

张俊彪
著

中華書局

张俊彪文集

第 拾 册

目 录

血与火

- 第一章 小河潺潺 3
- 第二章 寻求光明 20
- 第三章 渭华起义 42
- 第四章 遍地烈火 58
- 第五章 争夺 85
- 第六章 南下 108
- 第七章 北上 133
- 第八章 黄土高原战旗飘 152
- 第九章 在红旗下的捷报声中 187
- 第十章 阵地上留下了一片鲜血 208
- 后记 232

刘志丹

- 1. 一个长大了想当李闯王的人 237
- 2. 一家三代吵翻了天 240

3. 这时，云空中出现了明光闪亮的北斗星 244
4.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少将 249
5. “凡革命者，流血不流泪” 254
6. 渭华起义失败了 259
7. 一次秘密会议 264
8. 他像火烧屁股似的跳了起来 270
9. “刘景桂！我与你共戴天！” 275
10. 射箭的靶子找准了 280
11. 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 286
12. 人们滚热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雪水浇凉了 291
13. 他七分威胁中带着三分哀求 297
14. 顿时，全城枪声响得爆豆一般 303
1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308
16. 担架上的谢子长为刘志丹送行 313
17. 炮火中喜结良缘 319
18. 草地上新起了三百多座坟墓 324
19. 侦察员回来了 329
20. 有个小战士，一口唾沫，吐在了特派员的鼻子上 335
21. “你是挽救了革命的人啊！” 341
22. 前沿阵地上，留下了一片殷红的鲜血…… 347

红河丹心

- 第一章 一心向往 357
- 第二章 庄严时刻 368
- 第三章 播火夺枪 384
- 第四章 突围反击 397
- 第五章 三战三捷 412
- 第六章 反霸除奸 426
- 第七章 针锋相对 441

第八章 依靠群众	457
第九章 忠心赤胆	473
第十章 红河激浪	484
后记	503

血与火

第一章 小河潺潺

—

一九〇三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里，仿佛天格外蓝，月格外明，山格外高，水格外清。就连门前的那条小河，好像也唱得比往常更欢快了。这是陕西省西北部保安县的一个小村庄，庄里住着秀才刘培基，他的婆姨刚刚生下了个顶门立户的胖小子，全家人都在喜气洋洋地忙乎着。这胖小子的爷爷刘士杰，是同治年间的拔贡，今晚在院子里也乐得合不拢嘴。他仰望着当空一轮明镜似的皎月，不停地捋着微微翘起的花白胡子，自语道：“对！我这孙娃子学名景桂，字子丹，小名就叫来生吧！”后来，孙子上了榆林中学，立志革命到底，便把爷爷给他起的“子丹”改成“志丹”了。

爷爷对孙子的疼爱，往往胜过父母。志丹的童年，基本上是跟着爷爷度过的。白天，他拉着爷爷的手玩耍；夜里，他枕着爷爷的胳膊睡觉；就连吃饭，都挨着爷爷坐。爷爷不光是疼他爱他，领他到很远的山林里去玩，给他买好吃的东西，还教他认字，给他讲很多很多好听的故事。志丹小小年纪，聪明过人，记性强得令人吃惊。爷爷讲过的故事，他都能复述出来，讲个八九不离十。他常把这些故事讲给村里的孩子听。有好几次，大人也围拢来听他讲故事，一双双赞赏的目光望着他。老汉们啧啧夸奖道：“这娃长了个甚脑瓜子？灵透咧！”

一天，志丹又在院子里给村里的娃娃们讲故事。小伙伴一个个听得出了神，眼睛圆溜溜地直在他那张富有表情的脸上转。

志丹学着爷爷的神气讲：“话说一九〇七年，在保安县发生了‘硬肚’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四千多人，人人都是穷汉子，个个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硬功夫。忽一日，他们杀入县衙，打倒狗官……”

正讲到节骨眼儿上，只听得一声咳嗽，爷爷提着长杆旱烟锅走进门来。他阴沉着脸，小伙伴一见，不知闯下了啥祸，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

小伙伴走后，志丹还呆愣愣地站在院当中，他心里嘀咕着，不知爷爷生了谁家的气，脸色这么难看。可是，爷爷既没打，也没骂，走过来在他的后脑勺上摸了一把，拉着他一起进了窑门，说：

“来，坐到爷爷跟前，听爷爷把咱刘家的身世给你学说学说……”

爷爷情不自禁地对志丹说：“孩子，咱家原本也是受苦人。你老爷也是个穷苦庄稼汉，吃了一辈子的苦。爷爷我十几岁上就被送到保安县一个秀才家当侍童，跟着善心的秀才识了一些字，后来也能看懂一些书籍和官家文告，慢慢懂得一些国家大事。隔了几年，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反动的清政府派兵征剿。官兵杀人放火，斩草除根，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陕甘高原几乎人绝炊断。爷爷起先怀着报国救民的心愿参加了清朝军队，很快识破了官府的阴谋诡计，不愿屠杀起义群众，军队西征，爷爷东逃，跑到山西给富人揽工谋生。战争平息后，又跑回陕西保安县，决心一生务农。可是，世事太坏，好人受罪，坏蛋享福，咱家至今还在受欺压……”

爷爷讲着讲着声泪俱下，接着含愤把一个外号叫“吸血鬼”的大豪绅如何欺侮他的事情，也告诉了志丹。志丹双眼闪着泪花，想了一下，不禁脱口问道：“爷爷，你受苦那阵儿，是不是和张干大一样穷？”张干大是他家的长工张万银。万银的儿子明科比志丹小一岁，他俩好得形影不离。

“一样穷的，孩子！”爷爷使劲用火镰打着火，点燃烟，抽了几口。

志丹浓黑的眉毛下，一对大而有神的眼睛闪着明亮的光，情不自禁地说：“要是李闯王（李自成）在咱们这儿就好了！”

“尽说傻话！”爷爷说，“好，又能怎样？”

“好就是好嘛！”志丹说，“真要让李闯王和农民永远坐天下，还能让

他们这些坏蛋抖威风，欺压人？”

爷爷听罢，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志丹见爷爷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突然迸出了一句话。

“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当个李闯王！”

“好，好，当个李闯王！”爷爷眉开眼笑，拍了拍孙子的后脑勺，用大手捋着掉在他脑后的那根“猪尾巴”辫子，笑道，“不过，你得猛劲长呀！”

爷爷也没想到，自己给孙子讲的李自成的故事，竟如此强烈地深深印在了小志丹的心上。他望着小志丹那张还充满稚气的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二

村前的小河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河水在冰层底下默默地流淌着。志丹长到八岁了。尽管他头上还掉着根“猪尾巴”辫子，但他已能帮大人干地里的活了。他和爷爷一样，有着为人正直，性情开朗，勤劳朴实的好品质。特别是在他那幼小纯洁的心灵深处，时刻都闪现着一个高大形象，那就是爷爷给他早先讲的《闯王进京》故事里的主人公。他立志从小要学习李闯王，做一个打富济贫的英雄。他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时，除了给他们讲故事，还领着他们一起干些活儿；休息时，出些点子让大家玩得痛快有趣。所以，他自然就成了孩子的头领。

一天傍晚，明科来告诉他，说老羊倌有事要到镇上去，明天回不来，正为放羊的事发愁呢。志丹听后，拉着他一起到村中找来几个小伙伴，商量了明天一路上山放羊的事儿。临分手时，他又提醒伙伴们，要早早起来，磨利砍刀，带上绳子和干粮。最后对明科说：“咱俩早点儿起来，把几条大狗喂得饱饱的，就不怕狼了。”

第二天一早，志丹和伙伴们赶着羊群上山了。为了既放好羊，又砍足柴，他把大伙分成两拨儿，一拨管放羊，一拨管砍柴。太阳刚到中天，每人尽够背的一捆柴就砍好了。志丹让大家把柴捆搬到路边上，把羊群赶到草坡上，由他一人负责照看羊群，其他人都坐在小河边歇息，吃干粮。

眼看晌午了，山坡上光秃秃的，羊肚子仍像门板夹过一样。志丹看着羊

在山坡上啃地皮上的草棵子，啃得很焦急，心里想，人软弱，羊受罪。于是，他提议把羊赶到草好的深沟里去。小伙伴们齐声赞同。明科却犹犹豫豫地说：“那儿有狼。万一碰上了狼，咬了羊咋办？”

“别怕。”志丹说，“我爷爷说过，狼也和恶人一样，欺软怕硬。有一次，我跟爷爷到山上去割草，突然来了一只大灰狼，呲牙咧嘴，样子可凶哩，直冲着我猛扑过来。爷爷拾起一块石头大吼一声扔出去，恰好砸到狼腰上，狼惨叫一声就没命地跑了。爷爷说，越怕狼，狼越伤人。”

听志丹说得有理，大家把羊群赶过一道沟，来到梢林边沿地带。这里草果然好，羊吃得香极了。志丹和明科拦羊，其余几个小伙伴，在一个阳窝子里玩耍。不一会儿，突然大黄狗狂吠起来。几个小伙伴尖叫着跑过来，拉住志丹的后襟，躲在他身后。明科拉着哭腔吆喝狗，哑着嗓子吼：“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只见三只大狼朝着羊群扑过来。最前头的一只狼又凶又狠，瘦得皮包骨头，奶头掉得像干辣椒串儿。山里的娃娃都知道，饿极的母狼最厉害。志丹心里虽怕，嘴上却喊道：“狼有什么好怕的！咱们人多，又有狗，不怕！”他边吆狗去咬狼，边指挥伙伴把羊赶到一道崖根下。又对小伙伴们说：“你们把石头预备好，脊背贴住崖，站在我背后。我拿着砍刀守在头里，狼要是敢欺侮咱，我喊一二——打！你们就用石头打。手要狠点，狠狠地打！打不狠，它们是不会跑走的。”

几只饿狼见了羊群，发疯了一般，狗都招架不住了。眼看着三只狼逼了过来，只有十来步远了。志丹大声吼道：“一二——打！”石块像雨点一样朝狼劈头盖脑打了过去。一只狼后腿挨了一石头，尖叫一声，瘸拉着一条后腿，掉头就逃。志丹乘机挥动着砍刀，冲了过去。伙伴们齐声喊着：“打狼！打狼！”也跟了上来。大黄狗也怒吼着，狮子般冲了上去。大家直到把狼追得没了踪影，才松了一口气。

明科说：“要是我，今天羊准得被狼咬了！”

志丹说：“人多心齐，就不怕狼！”

村里人闻风赶来后，狼早被打跑了。当人们听说打狼的经过后，都夸志丹有胆量。明科娘逢人便夸：“来生这娃，从小就不同寻常，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爷爷听到全村人夸孙子，那股子高兴劲就别提了。但他又一想，不觉有些后怕，自言自语地说：“是得立个规矩，严加管教了。”

三

爷爷对志丹的管教果然严格得多了。不准他上山放羊，怕有个三长两短；不准他和穷娃娃一块儿玩，怕逛野了性子；不准他下地干活，怕荒废了学业；不准他进厨房做内事，怕修不出大丈夫骨气；管总一句话，爷爷的“不准”太多了。虽说爷爷是一片好心，但志丹却不能很好地领悟爷爷的心意。其实，爷爷恨不得一天两日，就把孙子这块未经炉火的毛铁冶炼成纯钢啊！

然而，少年的刘志丹毕竟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爷爷苦口婆心，不知规劝过多少次，就连那头一条“不准”，他虽然当面没顶过半句，但背地里却用行动作出了答复：上山放羊。只要能上山放羊，自然又能和穷娃娃一块儿玩。

不论上山放羊，或是下地干活，志丹总不忘学业。近处没有学校，他年小又不能去城里上学，只好在家里由爷爷教他读书习字。爷爷老了，瞌睡少，每天起得早。志丹也和爷爷一块儿早起，从来不睡懒觉。他每天早早起来，还帮助家里人收拾窑里，打扫院子，垫干厕所，然后才洗脸。等他洗漱完毕，爷爷早已叼着长杆旱烟锅，盘腿坐在炕头，等着他来背书了。志丹双手把书放在炕桌上，作了揖，转过身，双脚并齐立好，开始背书。有时爷爷会突然打断他，随便从中提个句头，进行抽查。他都能跟着句头琅琅背下来。每当这时，爷爷望着志丹的后脑勺，总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花白胡子颤微微地翘得更高。可是，当志丹背完书，转回身再作揖时，爷爷的脸又换上一副严肃的神色，说话的口气也十分认真。

“如今世事这么混乱，小孩子就应该用心念书，小时不学，长大无用。学得好与孬，全看你胸中有无大志。”

志丹“嗯”了一声，坐在炕桌前，或是听爷爷讲新课，或是习文写字，一心一意地学习，常常是不喊吃饭不起身。

志丹虽说年少，却很有家教。爷爷在时，他恭恭敬敬背书，规规矩矩习字。爷爷不在，他同样用功，懂得珍惜光阴。这天，爷爷有事不在家。志丹

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做完该做的活儿，专心致志地坐在炕桌前，琅琅背诵爷爷布置的新课。明科跑来，听到读书声，戛然止步，站在门边听，不一会儿便听得入了神。听着听着，他也学着志丹的背书声嗡嗡起来。

志丹一惊，见是明科，没有生气，只摆了摆手，示意没有空儿同他玩，可明科还在那里不肯走。

志丹见他裤裆又破了，露着牛牛，笑着用右手指一指明科的破裤子，又在自己脸上抠一抠，羞他露着屁股，不念书，还到处跑哩。

明科被羞得满脸通红，一扭身跑回家，见了万银老汉，哭着闹着要新裤子。

万银老汉说了声：“没钱……”泪珠滚落地下。明科妈听说后，也哭了一鼻子。他们并不责怪志丹，知道他是开玩笑，而是哭自己命穷，哭儿子无福气。

志丹得知这事，既后悔莫及，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富贵家的孩子有书念，穷人家的孩子没书念？为什么富贵人家的孩子有新裤子，穷人家的孩子穿破裤子？……他苦思冥想了好多天，仍然想不开。他想爷爷一定能够解答他的问题。可是一问爷爷，谁知他竟说，世上有富贵贫贱之分，富人享福，穷人受罪，按迷信说就是老天有意安排好的，这是命中注定的。

志丹问：“能不能改变一下呢？让世上的人都一样穷富？”

爷爷叹道：“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改朝换代，直至今天，皇帝变成总统，总统变成总裁，变来变去，也没变出个甚名堂。听说南边出了个孙中山，主张均田地，平富贵，后来也没行得通。如今这种乱世谁能改变了？”

志丹却说：“过去李闯王能改变，如今为甚就不能改变呢？”

爷爷第一次被孙子问住了。他怎能揣摸得透志丹的心里到底想的是啥，装的又是啥呢？

志丹跟爷爷说了一阵儿话，又回到厨窑里，对慈善的妈妈：“妈呀！咱们给明儿的那条裤子他又穿破了，都露着牛牛了。人都笑话他。你把我那条新做的裤子给他穿吧，别让他丢人了，好吗？”

母亲心地很善良，听了儿子的话，觉得很有理。她当下找出条新裤子，又找出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叫来明科妈，让她把衣服带回去给娃娃穿上。

明科妈接过衣服，半晌不知说啥好，热泪悄悄滚出眼眶。志丹妈忙劝道：“他张家妈，你就收下吧！这是他来生哥让给明儿兄弟的。”

明科妈抹泪道：“来生这娃，人小小的，可心眼实在好。当今这世道，像你家来生这样好心眼儿的人，还真少呀！”

志丹一心想让明科跟他念书。一天吃饭时，他讲出了这个想法。爷爷没说话，父亲先开了腔：“命里该是九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穷人是天生下苦的。长工的娃子哪能念书呢？”

有爷爷在，志丹不怕。他顶了一句：“我爷起根不也是个下苦的，后来咋也念书喽？”问得父亲一愣一愣的，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爷爷心里舒坦，脸上却不露出来。对儿孙，有好心不能有好面——这也是爷爷的治家教子之方。

然而，爷爷并没有答应给明科教书。这也难不住志丹。爷爷对他启蒙，他对弟弟景范启蒙，景范再对明科启蒙，还不一样么？这一来，志丹、景范和明科无形中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常在一起读书写字。先生自然由志丹来当了。不久，明科就认下不少字。志丹这时也进了义学。他十分用功，很快就学会了写文章。他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语言流畅，而且已经流露出对世道不公的厌恶和不满。

爷爷抱着很大的心劲，一心指望着志丹早些成人。这年开春，他打算送志丹去永宁山上学。

四

村前的小河解冻了。清清的河水在春天的阳光照射下，冲击着碎裂的冰层，哗哗地朝洛河川流去了。

岸边的柳条刚刚吐翠，阳坡上才顶出星星点点的草芽，庄稼人早在地里忙活了。这天一早，万银老汉赶着毛驴，驮着衣物粮馍，送十五岁的志丹去永宁山高等小学求学。一家人送出村口。

爷爷给志丹提着书包，千嘱咐万叮咛，要他出门求学不要想家，努力攻读，立志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父亲送志丹去上学，想叫他学点本领，将来谋不上个一官半职，也能跟着做生意开铺子。母亲和姐姐只是偷偷地抹眼泪。

一句话也说不出。三个弟弟拉着志丹的手，要跟哥哥一道去学校念书。明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把他拜年时攒下的核桃枣儿一古脑儿往志丹衣袋里塞。志丹虽说难舍故乡故土，但求学心切，含情带笑劝回亲人，跟着万银老汉上路了。

志丹一走，家里像缺了什么，立时冷清了。爷爷明知去永宁山有二百来里山路，来回就得好几天，可他每日里心神不定，埋怨万银老汉不快点回来。等到第六天日头压山，万银老汉赶着毛驴回来了。一家人听说志丹住进了学校，手续都办妥了，总算把心放下了。

明科自从志丹走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天到晚低着头，闷着气，只顾默默地干活儿。他一心盼着志丹回来，一直盼到麦子泛黄。这天羊进圈，他吃过饭，就去挑水。满满的两大桶水，压得他在又窄又陡的石阶路上来回摇晃，双腿直打颤。突然，不知谁从身后风一样追上来，猛不防把水掀倒了两半桶，接着连担子也夺了过去。明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高兴地跳了起来。

“干哥！是你！可把你盼回来了！”

“看看，你咋这么傻！”志丹挑着水边走边说，“担这么多，不把你累坏了？以后少担点！”

“我可不敢。”明科说，“你爹见了要骂人的。就这还嫌我担的少哩！”

“不怕。”志丹说，“如果再挨骂，有我哩！”

志丹进了厨窑，把水倒进又高又粗的黑老瓮里。妈妈一见，慌忙迎上来，左瞧右看，问这问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志丹跟妈妈说了几句激热话，然后说：“以后再别让明科担这么多的水了。看把他给压得都不长个啦！”回头又对明科说，“往后少担些，担轻些。把你压坏了谁管？”

志丹妈也说：“你来生哥说了，叫你往后少担些。谁要是再骂你偷懒，你就跟他这么说。”

打那以后，明科就挑半担水，半担粪，就是从志丹爹眼前过，也没人敢说他半句重话了。

志丹见过爷爷，没说上几句话，父亲回来了。打过招呼，父亲拉长脸说：“百里路送你去求学，供钱供粮，图个甚？你不用心求学，却惹是招

非！我问你，张家的少爷谁惹得起，啊？”

父亲说的张家，祖宗八代都是清朝的“武举”，爷子老父在朝里做官，公子少爷在乡间横行，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恶霸。张家和刘家说起来还沾亲带故，可刘士杰对他们的处世为人反感透顶，遂令绝了这门亲戚。但刘培基一心想发财致富，断不了背着父亲攀攀张家的门第。碰巧，志丹和张家的儿子同学读书。这位张公子动辄欺侮穷学生，谁也不敢得罪他，连校长也像老鼠怕猫一样躲着他。一天下课后，张公子又无端欺侮一个穷学生，正好被志丹看见，当场把那小子教训了一顿。这本是路遇不平，见义勇为，应该受到支持。但刘培基闻风吓破了胆，当下就去张家赔了罪。这不，看见儿子，又想起这事，气又上来了，禁不住又数落起志丹来。

爷爷敲着烟袋锅说：“惹不起？惹不起又把谁能咋？兴他家杀人放火，就不兴人家撩灯捻，亏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这话也不脸红！”

志丹见有爷爷撑腰，也说：“别说才打了几下，就是把张家父子千刀万剐了，也难解民恨。”

说话时天已晚了。万银老汉领着明科来了，还有村里的人们，和志丹要好的伙伴们，挤满了院子。志丹给他们讲了很多新鲜事儿，说永宁山高等小学是辛亥革命后保安县政府办起来的，学校就设在几座神庙里。校长是个老封建，头上还盘着长辫子。还有一些纨绔子弟，是校长的应声虫。可是，穷学生多，又有一位从西安请来的老师，姓李，和穷学生的思想很合拍。李老师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富国强民；给学生讲革命道理，讲火车、轮船、飞机和大炮；还讲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者最可敬，将来的社会要发展到由劳动人民自己来当家做主。志丹越讲兴致越高，人们越听越觉得活在人间还有个奔头。最后他挥着拳头说：

“中国为什么腐朽衰败？推翻了清王朝为什么土豪劣绅照样横行霸道？就是因为封建军阀和封建皇帝都是一路货色，它们还是要剥削压榨老百姓，还是张着血盆大口要吃人。要改变这种丑恶社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劳动者起来革命！”

志丹恨不得把半年来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讲给人们听，但夜已经深了。他送走乡亲们，留下两个姐姐和明科，对他们说：“我估摸着对面山上那树杏

子熟了，明早咱上山打杏去。”

天刚亮，志丹一行就带着箩筐上山了。清早风轻气爽，几个人说说笑笑，过了河，上了山，走了一身汗。来到山岭头的大杏树下，太阳刚刚冒花花。满树繁杏黄得银亮，真像一片朝霞落在了老杏树上。晨风阵阵，杏香扑鼻。

志丹说：“不见阳光的杏儿凉，能放住。明科，你先上树，选最好的枝儿摇。先装满箩筐，保你吃个美！”

明科笑着几下就爬上树，抱住树枝一气猛摇，杏扑扑啦啦落满一地。明科在树上摇，志丹和姐姐在树下拾，杏子打在头上身上，乐得大家直笑。

看看杏子在地上铺了一层，志丹笑道：“够了，够了！停一下再摇。”

明科哧溜下树，边吃边拾，问道：“今日不逢集，也不来客，打这么多杏做甚？”

志丹说：“给大伙吃呗！”

明科又说：“这树杏又大又甜，大伙从来吃不到的。往年不是上市，就是待客，或是家里谁想吃，才让我来摘一篮儿。”

志丹收住笑说：“往年的规矩今天就改一改吧！箩筐不满，你再上去，在向阳的这个枝上摇一下。”

明科不再言语，爬上树头，抓住志丹指的那个枝，用力几摇，枝头不留一个杏儿。捡完地上的杏，五个大箩筐都冒尖。

明科担起两筐前头走，哧溜溜一会儿下了半架山。回头一看，志丹姐弟仨，一人胳膊弯儿挂着一筐杏，离得还远。就把箩筐放在一个平台上，歇着等。好大一阵，志丹姐弟才赶来。志丹两个姐姐气喘吁吁，汗水满面，只好把杏筐架在明科的担子上，求他帮着挑下山。明科心里想，人家闺女家，脚缠得小小的，莫说提一大筐杏，就是空人走一趟，这山道也够她们受的了。不等明科说话，志丹却火了。他生气地说：“你们这叫干啥？这么欺侮人！”

姐姐低声说：“你看我们小脚下山，多可怜。”

志丹却说：“你们可怜，谁可怜他？他一个人担了两筐啦！你们脚小，不怪封建制度，怪谁呀！”说着从明科担子上摘下姐姐的杏筐。

明科忍不住说：“我担上吧！我的劲大着哩！”